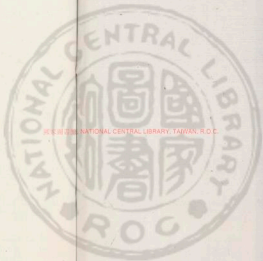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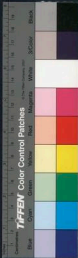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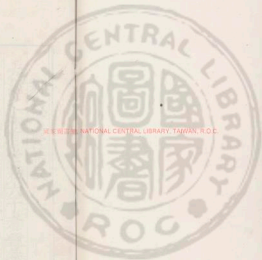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ENTRAL ARCHIVES LIBRARY, TORONTO, ONT.





SEE W 23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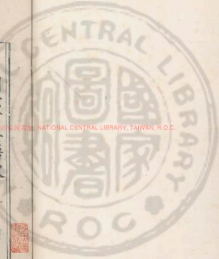
SEE WISB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7425852 v.1



刻六子要語叙

六經之外有老莊六子者鍾扶興
靈秀之氣生而異質殊才創爲標
奇信已之說各極其至故好古君
子慕焉集其言傳世炳炳朗朗蓋
無慮千百禩遠矣余復刻是要語
者何憶余髫年攻舉子業間取是



書讀之味其言洞性命達天人發
明經傳奧旨多所券合久之惺然
覺悟若造其堂而躋殿焉有頃挾
試文苑輒效私計生平力學爲藝
文之助者獨此與蘇文有得撮其
切要者各爲一帙囊以自隨蓋不
欲芻狗之也先是令祁門已刻蘇

文選詔祁士以六子書茲有不鮮
而置之乙亥奉

命守天雄政簡多暇因群郡邑博士
子弟肄業元城書院談經擣藻彬
彬稱盛郡故璠材藪茲選益多奇
士間以六子語之諸士唯唯聆受
不數月文氣駸駸乎爭雄長焉非



味是言而興起者乎繇是專志寢
神得其所爲至者而善用之則亦
若庖丁之牛扁之輪郢之斤伯昏
無人之射病瘵丈人之承蜩不足
以喻其神解矣嗟乎入都多奇觀
入市見異寶誦六子言而精彩爛
熳謂諸士之奇觀異寶非邪爰是

澶守潘君請鉞諸梓余諾之或有
問曰六子世多疵之奚取其要乎
余曰言取適用不適於用雖善無
取也且諸士之所誦讀者非六經
乎取六經以折衷諸子咀其所同
吐其所異即老氏之寧一可以怡
神蒞列之跌岩冲澹可以明志苟



揚王子之明禮樂述王道由法言
中說以窺孔孟之藩籬亦可以羽
翼六經而道在是矣先正曰循其
言皆可入道豈徒文焉已哉問者
曰善遂梓之以詔魏士

萬曆四年丙子夏五月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知直隸大名府

事前山東道監察御史臨川桂天
祥書于晚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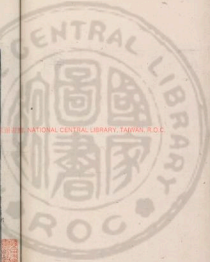
老子

道經卷之上

臨川桂天祥精選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
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
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
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

2025.03.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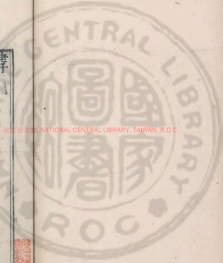


老子

道經卷之上

臨川桂天祥精選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
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叡
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
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湛兮似若存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
數窮不如守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
存用之不勤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
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居衆人所惡故幾於
道矣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
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
之道

載營魄魄魂也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田獵令人心發狂

寵辱若驚貴天患若身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
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於天下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故不得名曰
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與若若冬涉川
猶若若畏四隣儼若若客海若若水之將釋

至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
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
明

大道廣有仁義智惠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因
家昏亂有忠臣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采芘如
嬰兒之未孩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
心也哉

忽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
其中有精

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
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
之爭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執焉此者天地天地尚不
能久而况於人乎

跛者不立跛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
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

善行無輒述善言無取譏善計不用籌策善閑無開
徒而不可開善結無純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
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故善人者

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竊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
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兵者不
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殺人者則不
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
之不可既

將欲翫之必固張之將使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
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德經卷之下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故失道
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善而後禮夫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
始是以大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聖物得一以
生侯王得一以天下為正

士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
大笑之不大笑不足以為道士德君谷太白若辱大
器晚成大音希聲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
其受必大貴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虧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楊莫大於不
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
無不為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亦
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合德之厚比於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精之至也終



日蹙而噬不啜和之至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
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
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
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
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
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
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
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其政悶悶其民泯泯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也

禍兮

福之所倚禍之所伏

治人事天莫如簡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

蒂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若烹小鮮

道者萬物之真善人之寶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
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
終無難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

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者矣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而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莊子

逍遙遊

比其有魚其名爲鯀鯀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者天也也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將圖南矚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

而南魚朝菌不知晦朔總結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
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
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
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
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鯨
有鳥焉其名鳧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
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
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
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
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此一德合

一看而微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
然笑之且樂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譽世而非之而不
加沮交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其已矣彼其於
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
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
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
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夫護天下
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
乎時雨降矣而猶浸漚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
而天下治也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

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
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寶乎鶴鳴於深林不過
一枝儼鼠飲河不過溢腹蹄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
為虜人雖不塗廬尸祝不越俎豆而代之矣有吾聞
於連叔曰吾聞之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
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運度不進人情焉連
叔曰其言謂何也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
若冰雪中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
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
實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

章之執筆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之人也之德也特
多譎為物以為一世新乎亂號舉弊也為以天下
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
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虛垢秕糠將猶陶埴棄棄者
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
文身無所用之克治天下之民乎四海之政也見四
子以上說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曾然寢其天下
息也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
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瓠則
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掇之莊



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泚澠鏡為事夜間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泚澠鏡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秦王使之將冬與越水大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泚澠鏡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瓿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瓿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去惠子曰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柔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

無用也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早晨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門豎今天聚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遥乎寤時其下不夫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齊物論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癡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子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其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

入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或雷破山嵐
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來雲氣噴日月而遊乎四海
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居之姬文封
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
所與王同貨牀食賜養而後悔其泣也子惠乎知夫
死者不悔其始霸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發夢哭泣
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久占七
夢應覺而後知其夢也而萬賢者以為夢也然知
之君子牧羊圖說云子也與女子也皆夢也子謂
女夢亦夢也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

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蓬蓬然周也不知周
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為善
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
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
所解有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秦刀
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會之首文惠
君曰謩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
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俸乎天理批大御導大靈因其固然棧經首縈之未嘗而况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憮然為戒視焉止行焉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是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

生為澤雞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膏乎焚中神經
至不善也

人間世

頽曰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曰敢問心齋何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天且不止是



之謂坐馳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汝不知夫噬臍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分之之怒也將其鐵鎖

避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猶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通也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擔柱樹其大蔽牛紫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多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漏以為柱則柶異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匠者是以之匠石歸擔柱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



於文木邪夫扭擗楸柚栗楸之屬皆然則則奪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善其生者也蓋衣其天年而中道天自捨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子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子大用使子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子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杜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詭厲也不爲枉者且幾有勸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與之不亦遠乎向伯子蓋遊季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繩千乘

隱符其其所觀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核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喏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噉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及於此其大也噉乎神人以此不材未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斲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斲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斲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夫於斧斤此材之患也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無用之用也

德元符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自其異者視之
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人莫鑑於
流水而鑑於止水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膏
青受命於天唯麀獨也正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而
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
心未嘗死者乎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
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
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而

不違子辨說故子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
如此哉能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
則無過人以其全是笑吾不全足者衆矣吾與夫子
適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
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魯有兀者叔
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
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
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
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
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弟子勉之夫無趾

死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
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
之歸公家之行私相代乎前不可入於靈府闕歧支離
無朕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斐菴大廩說齊
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惠子謂莊
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
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
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
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

自然而不益生也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
樹而吟揄槁楮而賦夫遷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大宗師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
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
喉且善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
惡死其出不訢歸其入不距儵然而往儵然而來而
已矣南榮子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
何也曰吾聞道矣曰道可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
也夫卜筮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



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
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
嘗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矣吾又守之七日
而後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
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
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生不死殺生者不死
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
無不成也其名爲櫻寧子杞子與四人相與爲友俄
而子豐有病子杞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
爲此拘拘也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

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壽也解也夫大塊載我
以形勞我以生使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養生者乃
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鑊
鄒人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
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
鑪以造化爲大冶往而不可哉成然寢遽然覺子桑
戶孟子反于琴張三人相與友莫逆於心有間而子
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
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
其真而我猶爲人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

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有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在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彼又惡能憤愴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哉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木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忘禮樂矣

曰可乎翫未也它日復見曰回蓋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莞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粟飯而往食之至于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粟其詩爲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

應帝王

萬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太喜行以告齧衣子齧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秦氏秦氏其母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肩吾見狂接輿曰告我君人有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麋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擊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天根遊於履湯至夏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

請問爲天下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曠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居子見老聃曰虎豹之文來由後狙之便執爨之狗來藉政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南海之帝爲儻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儻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特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以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駢拇篇

駢拇校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夫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投於手者附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投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澁經非乎而離朱是已多必聰明者亂五聲滿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投於仁者損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管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師曠是已駢於辯

者繫瓦結繩寡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散跬蹌無用之言非乎而揚墨是已故其皆多駢旁校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投者不爲駘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鬼脰雖短續之則憂羈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沃之則泣投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繫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

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實也且夫待鈞繩規
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役其
德也屈折禮樂而循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
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鈞直者不以
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
以繩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
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
又奚連連如膠漆繩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焉哉使天
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
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奉命於仁義是非

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讀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
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
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
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滅
與殺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則滅與事則狹矣
讀書聞殺彘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
亡羊均也臨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
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
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蓋殉也彼其所殉仁義
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

一也則有君子為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
賊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
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賊也屬其性於
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賊也屬其性乎五聲雖
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賊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
未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賊非仁義之謂也任其性
德而已矣吾所謂賊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
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聽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
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
自己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

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
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
命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
淫僻之行也

馬蹄篇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乾草飲水翹足而
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堂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
樂曰我善治馬悅之剔之刺之鍊之連之以鞵墨編
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餓之渴之馳之驟之
整之齊之前有楨飾之患而後有鞭笞之感而馬之

死者已過半矣。陸者曰：我善治墮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者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填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若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喧，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墜，其視頽顛，皆是時也。山無蹊，陸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茂盛，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邊鳥鵲之巢可繫援，而爾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誦乎知君子小人哉！同年無知其德不離同。

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是整為仁，變敗為義，而天下始被矣。灑沒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機杼？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廣，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居則食章飲水，善則交頤相靡，然則分背相踈，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櫛，視齊之以月，題而為知介倪，闢規，驚史，詭術，竊譽，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



甯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懸設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使踴躍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祛盜篇

將為朕篋探囊發篋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摧絀滕固偏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置揭篋揭囊而為唯恐絀滕為鑄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鷄狗之音相

聞同里之所布未耨之所刈方二千餘里固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平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魏晉斷比干剖莫弘脫子雀靡故曰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驅之徒問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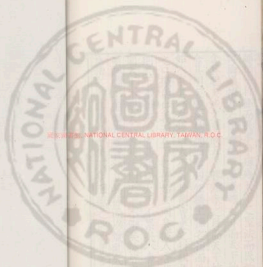


聖曰盜亦有道乎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
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
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
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盜不得聖人之道不
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
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
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格拳聖人縱命盜賊而天下始
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
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
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踞也萬之斗斛以量之則

非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
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
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
鈞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
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遂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並手
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
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踞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
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
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
知大盜乃止撻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

鄒拾手折衡而民不爭輝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
與論議擢亂六律錄絕筆瑟塞曠之耳而天下始人
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
含其明矣要絕鉤絕而繫規矩攬工榘之指而天下
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樹楊墨
之口據葉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
則天下不歸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
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
墨師曠工榘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煇亂天下者
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宗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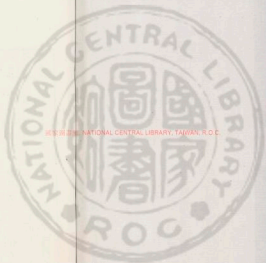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HAMAR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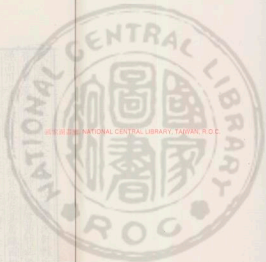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KYO J.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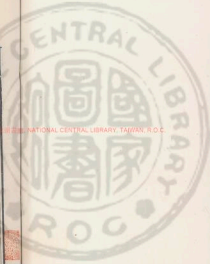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7425853 v.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氏大厚氏佑皇氏中央氏乘陸氏驢番氏軒轅氏赫
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災結
繩而用之甘其食委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
鷄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若此之時則
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蘆糲
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至之事足跡接諸侯
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
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古者
罕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銅餌罾罾罾之
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剛格羅落寶璽之知多則覆亂



於樂矣知詐漸毒積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
惡必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
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
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恃日月
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愾安之嘉官組
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
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天復後之候釋夫
恬淡無爲而悅夫嗶嗶之音嗶嗶已亂天下矣

在宥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爲人樂其性是不恬

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爲人苦其性是不愉
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
無之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
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損
其聰明口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
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黃帝立爲
天子十九令行天下閔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
見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頓下風塵行而進拜稱
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
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

道至道之精窮窮其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
聰神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
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
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感驚女
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
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職慎守
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傾身十二
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
天矣

天地

天地之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
其至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
歸焉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
觀焉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德而天下之官治以道
觀禮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
者道也記曰通於一萬事畢矣觀乎華華封人曰嘻
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
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壽所
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
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

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
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
事之有夫聖人爲居而設食爲行而無彰天下有
窮無極皆昌天下無道則備德就閭千歲取世去
上德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
壽矣君子貢南遊必楚反於晉過溪陰見一丈人方
將以爲無靈緣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指潏然用力甚
多力大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沒在唯用力甚
多力大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沒在唯用力甚
多力大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沒在唯用力甚
多力大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沒在唯用力甚

樞爲而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
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習中則純
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
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孝子不諱其親忠臣
不諱其君臣子之盛也謂已道入則勃然作色謂已
諛入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入也終身諛入也知其
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
解大愚者終身不靈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苓
則嗑然而笑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
勝也厲之人也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



唯恐其似已也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耶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

天道篇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曰唐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乎中准大匠取法於水靜信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鑿也萬物

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處居而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主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於吾師乎蘆萬物而不爲灰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



地刻影象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祭故曰知天祭者
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
同波故知天祭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見責故
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
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
於萬物此之謂天祭天祭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
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竭天下而不是
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
與上同德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

必無爲而用天下必有爲焉天下用此不多之道
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
萬物不自說也雖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
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
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
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本在於上末
在於下要在於王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
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
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哀
經階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

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求學者古人之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為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商行事。尚賢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備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刑有名。刑名者古人之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昔者舜問於老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救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矣。舜曰：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蓋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

合也。我人之不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衛問之微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性，因為孔子曰：善性見老聃，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悅無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無愛不亦迂乎？無私為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教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

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仙仙乎。獨仁義若擊鼓而聚。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今吾親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蘆。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想。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片刺於子。今吾心正邪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乎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爲其歎。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士成綺馬行避影。復行逐進。而問籍。若何。老子曰。而峯崖然而目。衝然而頤。頽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鑿馬而止也。動而特。發也。接容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竊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故外天地造萬物。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宥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言也。書不遇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

不足貴也。高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扁鵲輪於堂下。釋推鑿而上問桓公曰。啟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

言有數存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天運篇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唯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滌滌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

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
仁無親人宰曰蕩問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
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
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
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
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
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伏
天下無忘我難北門戍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
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息卒聞之而感蕩
蕩然然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夫至樂者先應

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
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陰陽和
調流光其聲是故鬼神中其曲日月星辰行其紀天
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夫樂無言而心說聽之
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竟滿天地包襲六極女欲
聽之而無接焉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
意意故適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
俱也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
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
曰犬蜀狗之木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齊成

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春蘇者取而羹之而已將後取而盛以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寐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創途於衛窮於高周是非其夢相國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知用舟而陸行莫知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楫之必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斯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疾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結禱

者乎引之則備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魯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挈襍袖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獲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訕齧攪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獲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寤哉孔子行年五十有十



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
比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
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
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
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厭則人莫不厭之於其
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道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
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
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
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
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

王之遺蘆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黹而多責其古
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避逍遙之虐以富爲
是者不能謙祿以顯於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
與人柄操之則憐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
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
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潛膚則通
昔不寢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夫鵠不
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
譽之觀不足以爲廣孔子謂老聃曰丘治六經自以
爲久矣以好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

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夫白鴻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違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沒見曰丘得之矣爲鳴鶴魚傳米紉要者化久矣夫左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立得之矣

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誰爲亢而已矣凡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澗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節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力立大名檢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世者之所好也既藪澤處閑曠釣魚開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熙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君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節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聞不道隱而壽無不忘也

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象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慶。迫而後勳。不得已而後起。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靜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積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夫有千越之劔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魯

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土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燕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緣性篇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甚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澤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盛

來寄之其來不可囿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
不爲窮約遜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
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

秋水篇

秋水時至百川瀉河湮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
牛馬於是馮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
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馮
河伯始旋其面且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
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
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

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莖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
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
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飄爾將可
謂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
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
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
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
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水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
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



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梯米之在太倉乎寰物之數謂之萬人大處一馬太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蓋此已伯夷譯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豈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失而不憂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計人之

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城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圖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蓋自大視細者不明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圖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



不在已以是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
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渺米
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視失以功觀之因其
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
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
失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
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
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喟讓而絕湯武爭
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
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鼈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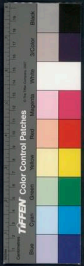
究言殊器也騏驎驥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
狴言殊技也鳴鶴夜撮壘察毫末盡出眼目而不見
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非非師治而無亂乎
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
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合非愚則
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
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然乎河伯文惡
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
爲乎吾辭受麴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
貴何賤是謂反行何少何多是謂謝施儼乎若國之

有君其無私德錄錄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物之
生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
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
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
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
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容乎安危寧於禍福
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
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踴躍而屈伸及要而
語秘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
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

命無以得功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變悔蛟蛇
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變謂蛟曰吾以一足踰
踰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蛟曰不然
子不見夫嚙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露雜而下
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蛟
謂蛇曰吾以象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
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
吾脊骨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
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
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觸我亦勝我

雖然夫折大木黃木屋者唯我能也故以嬰小不勝
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佳宋公
闔之數匝而弦歌不悞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
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又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
矣而不得時也當免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
桀討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木行不
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
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
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
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

也故爾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
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
不然不可因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
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莫之不知論之不及與
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聞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
撫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處乎謂東
海之蟹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人休乎缺瓮
之摧赴水則接掖持腹蹶泥則沒足滅溺運軒蟹與
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
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蟹左足



未入而右膝已繁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黨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蠢負山商鮪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黨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與然四解滄於不測無夏無西始於亥其友於大通子乃規

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闔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而不合香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

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酒不飲於是鷦鷯得膏風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噓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木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矢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亂矣人之生也與是俱生壽者愴愴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有未知樂之果樂耶



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起者謔謔然如將
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
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
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至樂活身雖無爲我存請嘗
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萬物職職皆
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
得無爲哉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
而歌惠子曰與人偕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耳又鼓
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
能無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

非徒無形也而本無筌雜乎芟芴之間變而有象氣
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
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
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昔者海鳥止於
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宰以
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飲一杯三日
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
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境隴浮之江湖食之鰾鰕
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說
說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



飲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律不同其事

達生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裸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乎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

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上焉彼將虞乎不淫之度而蕪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適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邪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遇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鑽干雖有佞心者不怨諷尾是以天下平均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河偃者承蜩猶擲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



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瓦二而不墜則失者鎬
錄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撥之也
吾處身也若厥株杓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
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蠲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
物易蠲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顏謂弟子曰用志不
分乃凝於神其有佞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
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
學抑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疾没人則未嘗見舟而
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
操舟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
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
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登則重
外也九外重者內拙紀消子爲王養鬪鷄寸日而問
鷄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
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
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
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
十仞流沫四十里龍龜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
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



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
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
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濟俱入與沮偕出
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
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
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
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
一鳥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齊三
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聽非譽巧拙聲

七日輒然亡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
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
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
以疑神者其是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
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面反頰闔
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
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
敗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
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
不肖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



世質於鄉里遂於州郡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
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耶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
長而不宰今汝竊知以驚愚僞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揚日月而行也
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譬冒濶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地之怨哉
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問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
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感也
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耶先生之所言非耶非固不

能感是孫子所言非耶先生所言是耶彼固感而來矣
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記之爲具
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
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
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矣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
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廳以車馬樂鳩以鐘鼓也
彼又惡能無驚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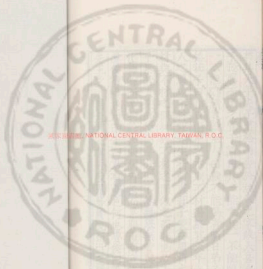
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
問其故曰無所可用
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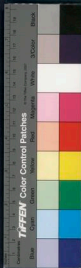


然其天年夫子出於山會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
子殺厲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其
一不能鳴請笑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
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
人之馬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
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
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累無弊與時俱
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耶市南宜僚見
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
先王之術備先君之蓄吾效鬼神賢親而行之無術





2023/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VENNER & CO.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HIRUVARUR, TAMIL NADU, INDIA





RESERV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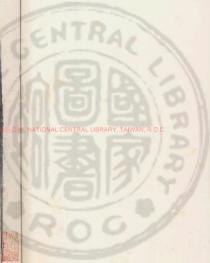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345854 v.3



史離咎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而南子曰君之除患
之術沒矣夫豈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
行葦居飛也雖飢渴隱約猶且齟齬於江湖之上而
求食焉寔也然且不免於罟羅机辟之患是何罪之
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吾願君
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吾願去君之
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
河有虛船來舫舟雖有扁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
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
殺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



虛已以避世其孰能害之北宮奢爲靈公賦欽以爲
鏞三月而成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曰
一之間無敢設也既彫既琢復歸於朴孔子圍於陳
蔡之間七日不火食任公往吊之曰直木先伐甘井
先竭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昔者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尊名
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純純常常乃上
於狂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入獸不亂群入鳥
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於人乎子桑雎曰子獨不聞
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

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燕
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
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
窮禍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
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
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
麋係屨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儉耶莊子曰貧
也非德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儉也衣敝履穿貧也非
儉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屨乎其得枵
梓豫章也攬蓐其枝而王長其間雖非逢麥不能枵



視也。反其得拓練枳枸之間也。危行備視，振動惴惴。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愆戾，可得耶？此千之見剖心微也。夫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鴟。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材。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視，寒憂蹙步，執彈而留之類。一蟬得黃葉而忘其身，螳執臂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鴟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惟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拍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詳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

之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陽子之失宿於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田子方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仲尼曰：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孔子見老聃，老聃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斃；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

而不失其天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胃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者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濟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夫水之於汙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騖雞與莊子見魯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佩袂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

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強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矐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備服者獨有一丈夫備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百里奚辭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爰使晉至受揖而立緝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二史後至者儼儼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蔣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列御

冠爲伯魯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
矢復香方矢復遇當是時猶象人也伯魯無人曰是
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常與文登高山巖危石臨百
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巖危石臨百
仞之淵背遂蹙足二分畫在外掛列御寇而進之御
寇伏地汗流至踵伯魯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
下潛黃泉擗斤八極神氣不變柯然有恂目之志爾
於中也殆矣夫

知北遊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

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
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順也繫子非爾有是天地之委蜕也孔
子問於老聃曰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澆灑而心
澆雪夫道昏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
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
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
迹其往無崖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
已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彼至則不論論則
不至明見不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

謂大得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
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避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
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
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草壤與使我欣欣然
而樂與樂未甚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
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過放耳夫知遇而不知
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
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
言去言至爲去爲辨知之所知則淺矣

庚桑楚

老聃之後有庚桑楚者備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
之山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
之始來吾酒然其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
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
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
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
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
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往今以畏
壘之細民而竊鶡鴒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



之人耶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鮪爲之制也步何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雙狐爲之祥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聰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取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碣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解揚哉南榮趨蹇然正坐問庚桑子庚桑子曰奔蜂不能化蒼蠅越鷄不能伏鷓鴣將鷄固能矣鷄之與鷄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

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趨蹇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南榮趨曰不知乎人謂我朱墨知乎又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友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友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避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汝自洒濯燕哉躡躡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獲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獲者不可縲而捉將外捷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際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慳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儕然而往侗然而來宇懸定者發乎天

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之所合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以不能知至矣

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曰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卸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如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子不

聞夫越之渡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逸虛空者繫羸柱乎懸颺之運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摯欵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摯欵吾君之側乎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夫殺人之士民蕪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偷胃中之誠以應天

地之情而勿撥去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大儼兵
哉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禹騶乘
張若韶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
皆迷無所問塗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
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具茨小
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
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莊子送
其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
尾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應而斲之盡鑿而鼻

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
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
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管
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
大病則寡人惡乎爲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
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絮蕪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
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
乎若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
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呼
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

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
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
勿已則鷹朋可具王浮于三豎乎徂之上殺徂見之
恂然養而走逃於涿莽有一徂焉委蛇攫狐見巧乎
王王持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徂執死王顧謂其友
頗不疑曰之徂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子以至此殛
也戒之哉噫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頗不疑歸而師董
梧以明其色去崇禛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則陽篇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虐人刺之

厚曾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
行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屬其人民係其牛馬使
其君內然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
梓枅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季十伊之城城者既十
伊矣則又壞之此吾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
此王之甚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
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論伐之與
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
道而已矣處子明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
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



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
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右曰啖其虐言與曰臣請
爲君買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
知進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君存者亡乎君曰
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
蠻氏有辯乎右曰無辯客出志子見君曰客大人也
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嗚也以劍
首者夫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
之前雖猶一吷也長梧封人問子牛曰君爲政焉勿
爾齊治民焉勿感製昔子爲禾耕而爾齊之粟其實

亦爾然而報子芸而滅裂之甚實亦滅裂而報子子
來年變齊澤其耕而熟獲之其禾繁以滋子終年服
殖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
之所謂道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象爲故爾
齊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蕞葦少知問於大公調曰
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
爲風俗中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是故丘山積卑
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人合井而爲公

外物篇

莊周家貧故性質粟於鹽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



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夢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鮒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夢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任公子爲大鈎巨罾五十倍以爲餌躡子會稽投竿東海且且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彘巨鈎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實湧鼓倅風如憊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樂而船

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輪才詭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揚竿累趣灌瀆守鮒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鮒小說以千縣令其於大達亦速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今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

中央圖書館藏
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
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
能避剝腸之患知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
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
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
者處也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
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
正然則爾是而弊之致黃臬人尚有規乎惠子曰無
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荅者所以在
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免得兔而忘蹄言者所

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寓言篇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遊於郊至於梁而遇
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數今不可
也陽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勝行而前
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
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雖雖肝肝而誰與居人白若
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
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鹿場者



避竄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讓王篇

舜以天下讓善養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竟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魯君聞蕢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蕢闔守陋澗苴布之衣而自斂牛鼻君之使者至蕢闔自對之使者曰此蕢闔之家與蕢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蕢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

不得已故若蕢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結餘以爲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且有入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河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好之士也居君之園而窮若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便求再拜而辭令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



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及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友豈說亦及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及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畏難

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較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友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係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緝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屨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嚙先生何



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
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
曰天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
之器與馬之鑄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溫袍無表顏
色醜喻子是肝厥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
纓絕扞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屣而歌商頌教滿
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秦志者
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
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
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窮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

麻鼓琴足以自好所學夫子之道者是以自樂也回
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
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備於內
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
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乎魏闕之下奈何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魏牟萬
乘之公子也其惡嚴究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
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
食糧莫不慘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
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前迹於衛伐樹於宋



窮於南周圖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異藉夫子者無柰
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哉回無
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
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
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過於道之謂道窮於道
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
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
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
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
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

樂道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
風雨之序也故許由焜於潁陽而共伯待乎丘首

盜跖篇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
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橐廬驅人牛馬
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
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
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
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
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



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鄰
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諷其子爲人兄者必
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誥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
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距之爲人也心如涓泉意如
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善違其心
則必易屏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
子貢爲右往見盜距盜距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贈
人財而歸之孔子下車而前曰丘聞之九天下有
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
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萬彙果敢聚聚

舉兵此下德也九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
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而目有光脣如激
丹齒如齊其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距丘竊爲將軍耻
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楚北使齊魯東
使宋衛西使晉楚使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
戶之邑等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丘休卒收養
昆弟共濟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
距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
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
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察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



好而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襄民
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我長久也城之大
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
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今子脩
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
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
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耶世之所謂
賢士伯夷叔齊蘇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
肉不葬然無歸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
負石自殺於河爲魚鱉所食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

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
大流豕排鼠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
也世子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
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
自止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
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
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
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
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
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

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
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發其壽命者皆非
適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慕也子之遽狂狂汲
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
拜趨走出門上車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桓下季柳下
季曰今者聞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耶
耶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距得無適汝意若
爾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斜虎頭
觸虎鬚發不免虎口哉無足問於知和曰夫富之於
人無所不利使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東人之知謀

以為明察因入之信以為賢良非立國而嚴若軍父
且夫穀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學之體不
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
下雖非我無能解之知和曰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
入富有天下而不以財賤人計其貴慮其反以為害
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
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
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
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典名譽也無足曰必
持其名則亦久病長甦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

有餘爲官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管
鐘鼓管籥之數口蒸於芻豢醪醴之味財積而無用
服膺而不含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及
其慮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及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
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緣竟絕體而爭
此不亦感乎

說劍篇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
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服如是三年國衰請
侯其之太子程惠之蘇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

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
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
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
幣從者夫子弗受悻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
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尚說大王而逆王意
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
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冠曼胡之纓短后之衣
曠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備服而見王事必



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今設戲請夫王乃拔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退之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

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鋸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果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夾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鋸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



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
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
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
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
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
後之衣曠目而語雜相擊於前上斬頰領下決肝肺
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
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
王薄之王乃索而上殿宰人上食玉三環之孫子曰
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

漁父篇

且側士皆服弊其處也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
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
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
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
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
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
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輪楫樂選人倫上以
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

治也又問曰有上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
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
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
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
至於澤畔方將杖拿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
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
待於下風幸聞嘒嘒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同類相
從同歎相應固天之理也今子上無君侯有司之勢
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不亦忝
多事乎孔子愀然而嘆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則

避於衛伐木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以失而離此
四謗者何也客愀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措也人有
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衆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
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
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問
察同異之懸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
知喜怒之節而發於不免矣謀備而身慎守其真還
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備之身而求之人不亦
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
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



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知其悲無殺而哀其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真者所以交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譽者反此不能法天而位於人不知貴真探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委湛於偽而聽聞大道也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

列御寇篇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又曰吾嘗為口懸乎嘗吾嘗食於十糞而吾嘗

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糞人特為食美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君食而况於糞棄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苟不流則所在見無保能者守樂之謂也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順立有闕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投屨蹠而走登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



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
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
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泮漢學屠龍於支離益單
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
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
兵得之則亡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
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及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
閭陋巷困窘織屨搗粃黃臍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
乘之主而從軍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
病召醫破癰潰瘍者得車一乘診痔者得車五乘所

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
行矣魯亥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
蘊乎曰殆哉汲乎仲尼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
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孔子曰凡人心險
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
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悞而達
者有聖而緩有緩而針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
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
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
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以處而觀其



色九微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偃再而僂三命而俯循繼而走孰敢不軌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騎拜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綠蒿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藏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眩也侯驪龍而窺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害也使宋王而窺子爲整扮夫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大犧牛乎表以文繡食以芻叔及其牽而入於大廟雖欲爲孤

曠其可得乎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賡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

天下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任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人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



之君子古之人其備乎記神明醉天地育萬物和天
不澤及百姓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
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
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
書以道士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
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
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
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
通猶有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
備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是故內聖

外王之道闕而不明藝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
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
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
天下裂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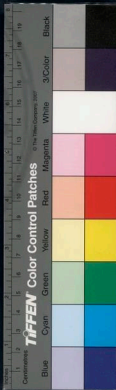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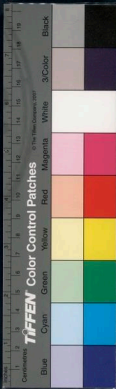
2025/03/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TERNATIONAL CENTRAL BANK FOR SETTLEMENTS



INTERNATIONAL CENTRAL BOARD OF BOOK PRESERVATION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3425255 v.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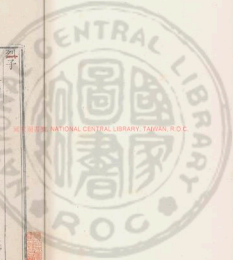


列子

天瑞篇

子列曰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冲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達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嚴者有嚴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嚴之所嚴者聞矣而嚴嚴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是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者能察能淨能沉能宮能商能畫能沒能玄能黃能其能苦能燥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思士不妻而感曰女不夫而敬萬物

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孔子遊於泰山見祭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者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而吾得爲人一樂也人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極樛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當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棄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就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何憂崩墜乎其心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



不當望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塵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即塊耳克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蹉踏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大喜長盧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水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

知來與與不壞吾何容心哉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獲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屠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澍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仁非



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
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王珍寶鈔帛財貨人之所
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然然哉向氏大惑以
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
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哉若形况
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詎而有之
皆感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
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
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

黃帝篇

黃帝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介
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新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
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
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天殤不
知親已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
無利害入水不溺入火不熱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
林雲霧不破其視雷霆不亂其聽山谷不噴其步黃
帝既寤悟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聞
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
爰而購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

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列子師老商氏友伯
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
月不省舍因問請新共術者十友而十不告尹生慙
而請辭列子曰冀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鄰至此乎姬
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
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
一賜而已五年之後心灰念是非口唐言利害夫子
始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唐無是非從
口之所言唐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
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

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
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
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
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枝竟不知風來我耶
我乘風乎今汝居先生之門曾未決時而慙慙者再
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
虛乘風其可幾乎列子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
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慊請問何以至此關尹曰
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居吾語女允有觀
象殺色者首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

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烏得爲正烏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舍其德以適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粟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胃是故還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香方矢復實當是時也猶象

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逸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降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汝休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周宣王之牧正有後人梁鸯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鷓鴣之類無不柔馴者令毛丘園傅之梁鸯曰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

性也然喜怒哀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餓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妬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固者不思高林曠澤竄吾鹿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鵪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沒人

則未常見舟而謾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也仲尼曰善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因且道與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死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則若操視舟之罷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楫者巧以鈎楫者憚以黃金楫者僭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內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鱉鼈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披



變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術僂者承蜩猶撮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蒙坭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索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繫五而不墜則覆之也吾處也君歷林駒吾執臂若楫木之枝鱉天地

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頗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術僂丈人之謂乎海上之人有好滬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滬鳥游滬鳥之至者百住而不上其父曰吾聞滬鳥皆從汝游汝取未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滬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楊朱南之沛老聘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涪漱脫屣戶外蹠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



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敢今
太子問矣謂問其過老子曰而雖難而肝肝而誰與
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蓬然變容曰敬聞命
矣其往也舍者謂行家公執齋妻執巾櫛舍者避席
場者避塵其友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楊朱過宋東之
於道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共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
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
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
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宋
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

心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區區將限其食恐衆狙
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茅朝三而暮四是乎
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茅朝四而暮三是乎衆
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節和籠管猶此也聖人以智
籠群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
喜怒哉紀渚子爲周宣王養鬪鷄十日而鬪爲可鬪
已乎曰未也方虛鳴而恃氣十日又鬪曰未也猶應
影鬪十日又鬪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鬪曰
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愛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
矣異鷄無敢應者及走耳



周穆王篇

周穆王駕八駿之乘升崑崙之丘遂賓於西王母觴
千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及易道觀
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予一人不盈
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發神人哉
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豎假焉老成子
學幻於尹文先生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
求退尹文先生指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異之言曰
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
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

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
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數變
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謂學幻矣吾與
汝亦幻也莫須學哉子列子曰覺有八徵夢有六候
美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變五曰夢六
曰祭七曰生八曰死此八徵者形所接也美謂六候
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
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
至則感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
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

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
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灼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
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
沉實為疾者則夢溺薪常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
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子列
子曰神過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
神疑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
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殺虛語說宋陽
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途則
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閻室壽之渴

史而下之弗占渴巫而積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
衆有儒生自嫌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
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折筮之所積非
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理乎於是
試慮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
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
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其知其所施為也而積
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題大怒罵妻罰子操戈
逐儒生塞人繞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
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



哀樂好惡接挽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頃臆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懼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顏淵顏回紀之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闕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樂香以爲朽常井以爲苦行井以爲是竟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矣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過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各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

足傾一家一國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何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又迷矣夫魯數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况魯之君子迷之鄙者烏能解人之迷哉奈汝之糧不若道歸也

仲尼篇

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



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吳矣其
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
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
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未干我者我必知
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肢之所覺心腹六臟之所知
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管仲屈尼尼笑而
不答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
敢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
化而自行丘幾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商
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乎子夏問孔子曰顏回

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
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
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
非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
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
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壯而不能同四子之
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初子
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之遊固與人同歟而曰固
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
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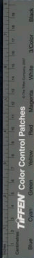
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之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馳物物皆游身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季康之死揚朱望其門而歎隨掃之死揚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納飛口將爽者先辨滯滯身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銜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及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祭公

存之於周宣王王備位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情夫並宣王心感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擊草兒之華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打春蠶之股搥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萬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盡其所不得語人所不為故學昧者先見與語學聽者先聞據鍾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



名不出其一寧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
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
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樂正子與之徒
笑公子牟曰何子坎公孫龍之過歟詩聞其實子與
曰吾笑龍之語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鐵中前括發
後相多矢矢相發前天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
衡鈞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
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暴衝之
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隨地而塵不揚
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

所然後鐵中前括鈞後發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
矢之勢也子何疑焉存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
弊不治歟不知饑饉之憂歟已歟不願歲已歟願問
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
死乃微服游於東微聞兒童童曰立我蒼民吳匪爾
極不識不知嚳帝之則竟喜聞曰誰教爾為此言竟
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
舜因舜以天下幼穉舜不辭而受之關尹曰物自遠
道道不遠物彌彌六虛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
無心者所能得近惟默而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慕



真知真能也

湯問篇

湯問曰四海之外奚有華曰蠻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華曰朕東行至管人民猶是也西管之東後猶管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則幽人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為知天地之計不有大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行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則鯀之足以立四

極去後共工氏與颯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華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壘四曰瀛州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葛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



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躔峙焉仙聖毒之許之於帝帝怒流於西極矣群聖之居乃命禹灌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香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登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與箕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怒怒投竊龍伯之國使阮侵小龍伯之民使趨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

得僂僂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詩人長九尺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蛟蚺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爲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鯨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閩生麼蟲其名曰焦螟舞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猶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背拂眉而望

之弗見其形。鰲俞師曠。方夜耳悅。首而聽之。弗聞其
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
廢。徐以神視。覩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
聞之。若雷霆之激。具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樞。碧
柯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沐已。慎厥之疾。齊州
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鳥鷄。編不喻。濟窮。踰汶。則
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
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
何以識其同異哉。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
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而

山而居。德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
汝。舉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
妻勸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
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運
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能跳。往
勸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
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
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及。曾不
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
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也。而山不



加曾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惠揮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異之南溪之陰無隴斷焉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遂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乃膏肉所浸生為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禹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變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勤其形或天或毒唯聖人能適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被戮

而大不待將迎而毒不待玉轂而食不待增竈而水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南國之人祝髮而裸九國之人編巾而裳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寶或農或商或田或漁知冬裘夏葛水陸陸車點而得之性而成之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圓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以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濛濛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



孰爲汝多知乎均天下之至理也唐何以稱繭絲爲
輪羊鉞爲鈞荆爲竿剡絃爲餌引磬車之魚於百
仞之淵汨流之中論不絕鈞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
異之召問其故唐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
弋也弱弓纖繳朱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
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
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鈞手無
輕重物莫能亂點晃臣之鈞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
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
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英事哉楚王曰善臥巴

鼓琴而爲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崖
鈞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
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
在弦所志者不在轂內不得於心外不得於器故不
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
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師嘗試之於是當
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宮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
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
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溢及東而叩徵弦以
激蕤賓陽和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



昔風翔處雲浮甘露降澄泉浦師曩乃撫心高蹈曰
微矣子之彈也鍾離曠之清角師曩為晉平公奏將
一奏之有白雲
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希平鞠之三奏之雲始散
祖豎飛而瓦左右音奔才平公恐成晉國大旱亦
三年郭衍之吹律齊人為然明王郭衍下彈鼓天
吹律變之而禾黍遂也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
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音未窺音之技自謂甚
之遂辭歸秦音弗止餒於郊衢撫絃悲歌撥振林木
響遊行雲薛譚乃請求友終身不敢言歸秦音顧謂
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置糧過雍門甯歌飯食既去
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

逆旅人遇之韓娥因曼數哀六七里老幼悲愁垂涕
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數長歌一里
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
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伯牙善鼓琴
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
我巖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
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辨於泰山之陰
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
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
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聰夫志想氣猶吾心



也吾於何逃哉周穆王西遊狩越崑崙不至奔山
友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
君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
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君俱觀之翌日偃師
謁見王王爲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耶對曰臣之所
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鑿其
頤則軟合律排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
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偃者睜
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
大攝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

膏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脾腎腸胃外則
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
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
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怒悅而歎曰人之巧
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成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
雲梯墨翟之飛舟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齊滑
釐問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說藝而時
執規矩其蠅古之善射者發弓而獸伏朽下弟子名
飛衛學射於其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
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能其



其妻之機下以目承韃二年之後雖雉未割晉而不睨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荃懸風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筭射之貫風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塙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並而授弓相

射於塗讀爲父子起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造父之問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轡甚平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轡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其良冶之子必先爲其良冶先親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鞍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數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九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轡乎御衛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



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捷絕而旋
回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
於術惠之於黨得之於德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惠之
於心則不以目智不以策驥心關體正之存不亂而
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
之外可使無餘微焉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木管覺山
谷之險原隴之夷仇之一世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力命篇

力謂命曰若之功矣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
此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

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
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
於陳蔡履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
爵於吳由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李氏富於展
禽若是女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
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乃曰若知若言我固無
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
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
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
豈能識之哉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



人子遠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親也而人子愛並言也
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
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袪褐食則菜
稱店則蓬室出則徒行子友則文錦食則潔肉居則
連櫬可則結駟在家然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
教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邀游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
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貧汝造事而窮
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類
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
生曰汝奚往而反僞偶而必有深愧之色耶北宮子

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符合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
氏而問之曰汝奚厚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
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
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
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類厚
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美吾之
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
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
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
矜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



政事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愛曰吾小窮善與鮑
也哉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
我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
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
必舍之遂召管仲齊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
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位以國

叔買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
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
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自
知我不遇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
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
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名不顯於天下
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
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
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能用也召忽非能
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



豈不得不用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
疾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憂國而可夷
吾曰公誰欲欺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素
善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
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拘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
於君也將帶又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隱
則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寡
不若已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
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
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隱

則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臨則
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
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信命者亡善天信理
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故曰死生
自命也貧窮自時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
也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
乎鬱鬱芊芊若何去此國而死乎晏子對曰使賢者
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
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
將彼黃笠而立乎獻畝之由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



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夫不仁之君臣之所為獨竊笑矣景公慙為農赴時商趨利士垂銜任逐勢勿使然也然復有水旱尚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楊朱篇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覺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我抱以悲暮老我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彈其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寤寐之苦亡矣恐懼又幾居其半矣豈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

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矣為哉奚樂哉為美厚耳為般色耳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般色不可常玩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違違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倘爾慎耳目之觀聰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繫桔何以忌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未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利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世家累萬

金不洽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
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嗚呼臺榭園池沼飲
食車服鼓樂類御擬齊楚之君烏至其情所欲好耳
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嚙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
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堵之物也及其滯也雖
山川險阻奎運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
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厨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
絕鼓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
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
家事都散其車服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為不

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
理之費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及其子
孫之財焉食骨壘闢之曰端木叔狂人也及其祖矣
端木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租矣其所行
也其所為也發意所為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
權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入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
曰有人於此貴坐愛身以斲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
以斲又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
愛之所能厚且久生矣為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
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

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服其多
况又生之善也乎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
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田而不
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
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鋤而隨之欲東而東
欲西而西使羸牽一羊斲荷蕘而隨之則不能前矣
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
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太呂不可從頌奏之舞何則其
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
走宋國有田夫常求溫廉僅以過冬登春莫作自廢

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陰室綿緜格俗傾謂其妻
曰貧日之體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
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薑芹子者對鄉豪
稱之鄉豪取而嘗之撮於口慘於復齎晒而怨之其
人大慙子此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交色有此
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
陰陽之害也忠不足以安君遠足以危身義不足以
利物遠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
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無利古之道
也

說符篇

子列子學於空丘子林靈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影托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自齊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子列子窳容貌有饒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若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適之粟子

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饒色君遇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在好學者以術于齊侯納之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是以法于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祭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孟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

之一子之秦以衛于秦王秦王曰當令諸侯力爭所
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運宮而
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于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
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
道若願兵推滅亡可待矣若全面歸之適於他國為
吾之患不輕矣遂刑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
叩曾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
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
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
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按陳於時處事

無方處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傳如孔丘術如呂尚為
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
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鉅仰天而笑公問
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
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子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
公竊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晉國苦盜有鈞雍者能視盜之窺察其眉睫之間而
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
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
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鄰難必不得其

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竊者鄰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鄰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而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國流九十里魚鱉弗能游鼉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二十仞國流九十里魚鱉弗能游鼉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辯音

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後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况人乎自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自齊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孟曰吳之善沒者能擊之曰若以水投木何如孔子曰滔灑之合易牙嘗鴆短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迷獸者



越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夫淺知之所爭者未矣白
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趙襄子使新釋犛子攻翟勝
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求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
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
何也襄子曰夫沁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
終朝日中不瀝更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
而兩城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
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
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
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子持勝也惟有道之

主爲能持勝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
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
下之馬者若城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
之子嘗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
臣有所與若糞糶新采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
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又報曰
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
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
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
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



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處
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
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
至果天下之馬也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
子知之乎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
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
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楊子
之隣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謂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
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交問獲羊
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

知所以所以反也楊子戚然憂容不言者移時不笑
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豈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
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
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
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
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
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
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耶楊子
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泗操舟鬻渡利供
百口重糶就學者成徒而對死者數半本學泗不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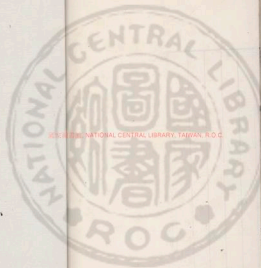
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
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誠愈
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
非本不同其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友一為三
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况
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
縮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
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捕者使汝徂白而往黑而
來豈能無怪哉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
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

必俱為善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
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
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
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諫有齊子亦欲學其道
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
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
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
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
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
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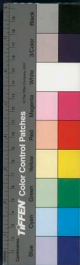


奚為不能言生術哉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鵠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廐食客十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若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蟻

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人有枯槁樹者其隣父言枯槁之樹不祥其隣人遽而伐之隣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隣人之父從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隣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然而拍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過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間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2025/03/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03 BUREAU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SEE 3028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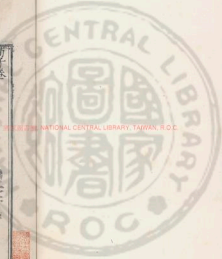
4-25266 v.5



荀子卷

勸學篇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
而寒於水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不登高山不
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生之
道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干越夷狄之子生而同體長
而異俗教使之然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見者
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與馬者發利
之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
生非異也者假於物也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



2025 RELEASE UNDER THE EARLY RELEASE PROGRAM



淵蛟能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脩焉。故不積穀。歲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瓠無瓜牙之利。筋骨之強。土食塊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鱉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魚鼈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亭雨者不濡。自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儼然無足而邪。梧栗鼠。丘技而窮。音者。獸已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可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鳥善不

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真積力久。則又故舊君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步不道禮意。以詩書為之警之。猶以指測河也。猶以戈春黍也。猶以錐發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辨。散儒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虛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



欲慮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
往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
後修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
見其明也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脩身篇

志吾儕則駭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故良農不
為水旱不炒良賈不為折閱也中士君子不為貧
窮患乎道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
故道雖澶不行不至事雖小下為不成其為人也多
日者其出入不遠矣

不苟篇

新浴者操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君子養心
莫善於誠致誠則無他事矣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
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
以至其誠者也君子位尊而志恭小心而道大所聽
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操術然也故千人
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
之道後王是也故君子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
者則操術然也

榮辱篇

與人善言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材性知能



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
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為
誕而欲人之信已也疾為詐而欲人之親已也禽獸
之行而欲人之善已也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
信已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已也脩正治辦矣而亦
欲人之善已也是故窮則不隱避則大明身死而名
彌白小人莫不志願舉達而願曰知廉材性固有似
賢人也夫不知其與已無以異也則君子注鑄之當
而小人注錯之過也仁義德行常安術也然而未必
不危也汗侵矣盜常危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曰

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

非相篇

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
心不如擇術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
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蓋帝堯帝舜短
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仲尼之狀面如蒙俱
周公之狀身如削管商之狀色如削瓜閔天之狀
面無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鱗伊尹之狀面無頰廉
高舉湯偏光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
五將差長短辯美惡而相欺傲邪古者桀紂長巨效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 Colors Black

夫天下之傑也筋力竭動百人之敵也然身死國亡
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
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耳今世俗之亂君御曲之傑
子莫不美麗地治奇米婦餅血氣華茂擬於女子婦
人莫不顧得以為夫慶女莫不顧得以為士葦其親
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若羞以為臣中父
羞以為子中先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俄則束手
有可戰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若傷其命而後悔其
始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耳然則
從者將孰可也惡則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辨也

夫禽獸為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執鞭而無男女之
別故人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矣夫大於禮禮莫
大於聖王聖王有百吾執法焉故曰欲觀聖王之跡
則於其繁然者矣後王是也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
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法先王順禮義當學者
然而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贈人以言重於
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
鐘鼓琴瑟故君子之於言無厭有小人之辯者有士
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
當成文而顯居錯遷徒應變不窮是聖人之辯者也



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是他文辯而致責悔而
當正士君子之辯也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用其身
則多諱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
姓然而口舌之均嗜唯則節足以為奇偉權却之屬
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

仲尼篇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茲稱乎五伯是何也曰
然彼誠可益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
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閭門之內絞
樂者汰以濟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則詐都襲言并

圖三十五行雖若是是其險汗淫汰也彼固烏足稱
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亡乃謂何也曰於乎夫
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儼然見管仲
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
其怒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為仲父
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
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甯人莫之敢誅也貴賤長
幼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
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
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罰也宜哉非幸也數也

小事長成，事貴不肯，事賢是天下之道義也。有人也，勢不在人上，而羞為人之下，是羞人之心也。志不竟，平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果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啗天材，經而引其足也。說必不行矣。俞也。務而俞遠，故君子時忍則屈，時伸則伸也。

儒效篇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昇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蓋天下之藉聽天下之斷，椒誦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舍為被管叔、處、蔡、同，天下不稱及為無制。天下五七十一國，姬姓劉五十五。

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論於道，而能掩迹於文武。周公歸周，反藉於成王，而天下不輒。周然而周公北首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為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并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西非統代主以弟沐，見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顧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不厭然，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勢在一人上。

則王公之材也在一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
雖隱於窮閭滄屋人莫不貴之道藏存也仲尼將為
可冠流猶氏不敢朝飲其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
喻塊而被寵之駟牛馮者不豫買必蚤正以待之者
也居於闕黨調羹之子弟罔不成分有親者取多孝
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木朝則美改在其位則美俗儒
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入上何如孫卿曰
其為入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
度量正乎實忠信受刑形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
而得天下不為也故近者歌謠而樂之遠者竭蹶而

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道遠之為莫不服從夫是之
謂人師夫其為入下也如彼其為入上也如此何謂
其能益於人之國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偏能人
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偏知人之所
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偏辯人之所辯之
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偏察人之所察之謂也
有所正矣相高下視肥瘠序五種君子不如魯於人相
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僦用
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恤之情以相薦擇以
相恥忤君子不若惠施齋折若夫論德而定次量能



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
得其宜事變得其慮僅墨不得進其美惠施鄧析不
敢寬其容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
也今有人於此屑然截千溢之寶舉行貸而食人謂
之富矣彼實也者衣之不可水也食之不可食也賣
之不可僂售也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
識在此也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
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
嚴之情奉積此哉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
以夸詭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

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脩百王之法若
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而安之若
生四枝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平正和民之善億
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并非其
有條理也嚴嚴者其條殺已也分分者其有始終也
欺欺者其能長久也樂樂者其執道不殆也婦婦者
其用知之明也脩脩者其用統類之行也緩緩者其
有文章也熙熙者其樂人之成也隱隱者其恐人不
當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
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

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
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遂
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以文
之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以光之也頌之所
以為至者取是以通之也天下之道畢矣造父者天
下之善御者也無與焉則無所見其怯羿者天下之
善射者也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
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與周焉選矣而
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子詞失直矣
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

以調一天下制疆暴則非大儒也故有俗人者有俗
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故家主用俗人則萬乘之
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
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如一諸侯為
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不聞不若聞
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
至於行之而止矣故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且慕
積善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中六指謂之
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畫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
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畫之而後聖故聖人也



者人之所積也人積樛耕而為士夫積斷削而為工匠積反貨而為商賈積禮義而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鄰國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

王制篇

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袞祭械用皆有等宜聲則九非雅聲者擊聲也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王者之論無德不賞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尚賢

使誰而等位不遺折恩禁憚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田野什一關中畿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法而不稅相地而產也政理道之遠近而致貢通派財用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故近者不隱其往遠者不疾其勞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遠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

為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紕魚鱉為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旒為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祇用工賈不耕田而是菽粟故虎豹為猛矣然君子制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

命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聖王之用也上察於天下錯於地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全道德致隆高基文理一天下孫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貝貝而王貝貝而霸貝貝而存貝貝而亡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上不善擇之者亡夫王者之與亡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其為相絕也亦遠矣

富國篇

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是國之道節用裕民

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攻彼裕民故多餘裕
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
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
無所藏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墨子之言昭昭然為
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
憂過計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
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
墨子持愛無水蕪食惡憂戚而非樂得少人徒省官
職與百姓均事兼辨功勞若是則不感不成則賞罰
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

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
得而退也則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
宜事變矣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央人和天下散
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為之衣褐帶膏實飲水惡能
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
人為之不然知夫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
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感不報之不
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鐘
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銅瑒刻鏤編綴文章以塞其目
必將芻黍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眾人徒備



官職也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類
皆知已之所願欲之舉在於是也故其實行皆知已
之所畏惡之舉在於是也故其罰威賞行罰威則賢
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德不能可得而
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
利中得人和財貨流通如泉源汭汭如河海蒸蒸
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不足也故
田對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
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兩庠者貨之流也
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

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
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滂七年
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
餘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持國之難易事
彊基之國難使彊基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
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割國之
鑄錢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煩其使人愈
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
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學寶珠珮寶
玉負戴黃金而過中山之盜將不足以免之故非有



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必將脩理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衆庶齊於下。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威強足以播笞之，掛掛指塵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靡之，是猶鳥獲與焦撓搏也。故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王霸篇

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勤，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已矣。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者具而天下歸之，天下歸之之謂王。湯武者脩其道行其義，與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

君道篇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非亡也而昇，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禁也，禁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君射則臣決，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濁



議兵篇

臨武君與孫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
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
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所聞古
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兮矢不調則羿不
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
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
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
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威怒懸闢莫知
所從止孫卿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

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
權謀勢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仁人之兵
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泯然
有離德也故以禁詐禁偷巧拙有幸焉以禁詐免
之以卯投石以指挽滿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仁
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
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背
股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故仁人之兵
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廷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
兌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故齊之技擊不可以

過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過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王者之兵不試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隣敵若夫招近募遠隆勢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晉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雄雌耳矣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孫卿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厚賞罰罰欲必又信處舍收放欲嚴以嚴徒舉也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

遇敵決戰必遺吾所明無遺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 惡廢而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然而用財欲衷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而幸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史無壙敬參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

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曰將死鼓馭死轡百姓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吹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奪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槩刃者生蘇刃者死冉命者亡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誦詔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尚開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王者有誅而無戡

城守不攻兵格不擊不濟軍不留象陣不趨時故亂者樂其攻不妄其上欲其上也臨武君曰善陳豨問孫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孫卿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悅喜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二帝四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

其德真不血刃遠邇來服德成於此施愛四極詩曰
王猷允塞徐方其來此之謂也

禮論篇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
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
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
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
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爵養稻粱五味調香所以
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
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笙簧所以養耳也琢房

既得其養又好其別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
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畢
正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中
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旂所以養信
也寢兕持虎斑韜絲末黼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
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熟知夫出死
要節之所以養生也熟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
熟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熟知禮義文理之
所以養情也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

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禮始乎悅成乎文終乎悅校故至備雷文俱盡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寡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設施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理則不可欺以詐偽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

廣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為聖人也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凡禮事生飾歆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樂論篇

素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之以樂而不流使其文之以辯而不詘使

其曲直繁省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
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樂在宗
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閭門之內父
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說舞里族長之中長少同
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
類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
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
行其綴兆變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且
樂者先王之所以歸善也單旌鈇鉞者先王之所以
飾惡也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

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
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聵之於清濁也猶之瞽而此未
也夫禮樂之入人也深故先王謹爲之
文樂中乎則民和而不流樂盡則民齊而不亂民
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侵也如是則百姓莫不
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凡姦感人而逆氣應
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君子以鐘鼓專志以琴瑟樂
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蕭管故其清明象天其
廣大象地其俯仰隨還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清
禮齊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

寧莫善於樂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聖人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樂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

解蔽篇

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滌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滌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

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備作乎浮游作矢人而并精於射矣仲作車乘松作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曾子曰是其處可以博見惡能與我歌乎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株以爲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澗以爲頭步之澮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閭也酒亂其神也展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以爲啁啾勢亂其官也故從山下

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草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上望木者十仞之木若著而求著者上折也高殺其長也水動而影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勢玄也憂首之南有人馬曰消蜀其爲人也愚以普畏明月而宵行猶見其影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鸚也替而走北至其家去氣而死豈不來哉死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知人之性求可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沿世窮年不能徧也夫學也者固學止之也學乎止之曰止諸至足焉謂至足曰聖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西董君是以爲

天下極矣

性惡篇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性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滛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刑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拘木必梓待礪括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磨厲



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之性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饑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父弟之代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辨讓矣辨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為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

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弊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去



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之相與也若
是則夫強者害弱者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
性亂而相亡不待頃夫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
矣其善者偽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
必有徵於人凡論者貴其有辯合其符驗故坐而言
之起而可設撥而可旋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辯
不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
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興
聖王貴禮義矣故稷枯之生爲構木也蠶墨之起爲
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

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
對曰人情善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
慾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
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爲不然繁弱錘秦
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檄則不能自正干將莫邪
軍闕辟闕此皆古人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
能利不得人力則不銜騁驅驅碾碾離離耳此皆古
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御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
之以造父之叙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
善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



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

宥坐篇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欬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蓋有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欬孔子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

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寬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道也孔子爲魯相攝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千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僞言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盡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微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誅也孔

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
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子語子
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
以告孔子慨然嘆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
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
行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今有時獄也無時
暴也不教而責成功害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
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
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
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

仞之墮而民不墮也百仞之山而墜于鴻而游焉陵
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墮乎孔
子觀於東墮之水乎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
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德與道生而無
焉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流洄
乎不濕畫似道若有决行之其應侯若登轡其赴百
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諱
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繁似善化其爲折也
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孔子南適楚厄
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糶弟子皆有饑色



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爲必用耶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爲必用耶關龍逢不見刑乎汝以諫者爲必用耶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時也賢不肖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過世者象矣何獨立哉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道也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棄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過不

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魯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子道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



爲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
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
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韞父有爭子不行
無禮士有爭友不爲無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
奚臣真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子路問於
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
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
舜不避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本與輿與不女
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
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

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
也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彰友之過也
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子
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於
岐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乃其至江之津也不
放流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惟下流水多耶今汝服
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由子路趨而出
政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
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



公輸不能加於絕聖人莫能加於禮曾子病曾元持
是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改夫魯亂蠶蠶猶以潤爲浸
而蠶其中應爲猶以山爲平而增粟其上及其得也
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辱亦無由至
矣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
也爲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
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
焉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仁也
應而不陷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
其聲清越而遠聞其止聲然靜也故雖有珉之彫彫

不若玉之章章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
者吾必不長也聽射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
在身易怒人怒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諸已而反諸
人豈不亦迂哉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
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
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隱栝之側多枉木是以
雜也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
也有親不能親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
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

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
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有而不施窮無與也
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恩窮則施

哀公篇

哀公曰敢問何知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
難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美善必有廢也
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
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
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
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

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
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辯乎萬物之情
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
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辯乎天地明察乎日月
總要萬物於風雨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備若天之嗣
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辯如此則可謂大聖
矣哀公曰善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三問
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
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也其政好生而惡殺焉
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

不此問而問齊冠所以不對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習知采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牖階仰視椽椽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士君以此思采則哀將焉不至矣君昧美而擯冠乎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不至矣君子明而聽朝日易而逃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定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憂則必將致焉君以其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矣且左闕之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謂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無取詘無取口嗚故方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馬士信慈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慈而有多知能譬之其材狼也不可以身避也論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故明主任計不信慈簡主信慈不任計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諛人乎三日而較來調之曰東野畢之馬失兩驂判兩脛入廐定公執席而起曰趨駕



召頹淵至定公曰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取
善則善矣雖然則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頹淵
對曰臣以攻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
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
馬也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
朝禮畢矣懸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
知之矣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頹淵對曰臣聞之鳥
窮則喙戾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
而能無危者也

堯問篇

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速退朝而有喜色吳起
進曰亦常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矣武侯曰
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
莫能速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
憂色何也莊王曰不殺讎事而當群臣莫能速是以
憂也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
憂而莫已若者亡今以不殺之不宥而群臣莫無速
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喜武
侯遠遊再拜曰天使夫子拯寡人之過也伯禽將歸
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



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讓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
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稱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
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辯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
是所以寡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
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
汝又美之彼其懷也是其所以淺也我文王之爲子
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殿矣然而
無所執臂而見者十人選賢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
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
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

者亡於十人與二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
上士吾薄爲之親下士吾厚爲之親人皆以我爲越
喻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是
非之所在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夫御釋之
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
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
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衣之封人
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父者士婚之祿厚
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
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



益祿而施命博位蕩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置於楚
之士民也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國立中央圖書館



2025 BASIC NATIONAL CONTROL BOARD TRAINING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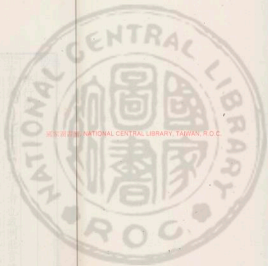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ENTRAL BANK FOR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2025/02/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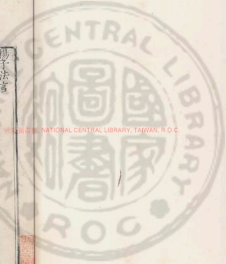


3425821 v.6

揚子法言

學行篇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或問世言鑄金
全可鑄歟曰吾聞鯢君子者問人不問鑄金或曰人
可鑄歟曰孔子鑄額淵矣或人歌爾曰吾幾問鑄金
得鑄人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
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茂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
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
求而得之者也輪驥之馮亦驥之乘也騶顏之人亦
顏之徒也或曰使我舒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舒



宋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行
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宴空之內曰顏不孔雖
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子之卓
也或人瞿然曰豈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

一 吾子篇

姦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
夫不為也或曰竊殺之組屨曰女工之蠹矣詩人之
賦豈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子之門用賦也則
賞宜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公孫龍詭
辭數萬以為法法歟曰斷木為棊棧軍為物亦皆有

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觀書者譬諸
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崩蹙也况介丘乎浮
滌海而知江河之惡池也况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
濱者未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或曰有人為自
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
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
虎皮見羣而說見豹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
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辨人狸別其文革也
狸變則豹豹變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
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震風陵雨然後知夏屋之

為辨錄也管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邪邪也古者
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萬物紛錯則懸天
聖言淆亂則折諸聖

脩身篇

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
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是以君子疆學而力
行珍其貨而後市脩其身而後交善其謀而後動成
道也或曰君子自守莫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道交
功勳成矣其中天下有三檢象人用家檢賈人用國
檢聖人用天下檢或問士何如斯可以修身曰其為

中也弘澤其為外也雷劫則可以修身矣

問道篇

或問天曰善於天歟見無為之為矣或問彫刻象形
者匪天歟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馬得力
而給諸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繩提仁義絕
滅禮學吾無取焉耳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
為治也曰鴻蒙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羲而
成乎堯舜伏匪堯禮義噴聖人不取也吾見諸子
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貴不由筆
言不由舌吾見天帝為帝王之筆舌也



問神篇

或問神曰心請闢之曰雷天而天潛地而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况於人乎况於事倫乎敢問潛心於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類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錄則存捨則亡能常存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虞夏之書渾渾爾尚書灑灑爾周書灑灑爾或謂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不

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衆說邪君子之言焉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迨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達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蒸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齊畫君子小人見矣

問明篇

明昏煌煌旁燭無疆運於不虞以保天命成湯丕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



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之人何慕焉或問克將讓天下於苒苒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為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克哲老僮葬之重則不輕於由矣

寡見篇

好蓋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蓋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或問伍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斯辯亦矣或曰其二不彫莫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於琢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象罔者其如象罔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惠以厚下民忘其

死忠以衛上君忘其實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伴夔因之亦可以致蕭韶矣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

五百篇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群倫經綸範哉問聖人有諷乎曰有淑身將以信道也如諷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泮泮乎聖人之道群心之用也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曰仲尼

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
稭如也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聖人矢
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周之士也貴參之士也賤川
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
立也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倫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
鄒衍迂而不信聖人之材天地也次山陵川泉也次
鳥獸草木也

先知篇

鼓鐘為物者其雷風乎鼓舞為民者其號令乎聖人
樂天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觀陶

天下者其在和平剛則戰柔則括

重黎篇

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群策群策
屈群力楚撤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為
大為故焉唐虞二代或有顯德故天胙之以為神明
主且著在天庭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父長若恭楚
強國震撲胎藉三正播其塵於黎苗子弟且欲喪之
况於民乎况於鬼神乎靡未遠也或問茅焦歷井幹
之上使始皇奉虛左之象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
又烹之其者未辯歟曰生捨其木侯而謂人木侯烹

不亦宜乎焦進許而順守之雖辨劇虎牙矣或問甘
羅之悟呂不韋振辟強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
乎曰才也茂良不必父袒或問鄒食其說陳留下救
余說齊雅歷下軍何辨也韓信襲釋以身脂禹何訥
也曰夫辯也者有辯也如辯人幾矣

洞窻篇

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高以功舉
陶以讓非絕德耶力秦倖武烏獲任鄙扛鼎拊牛非
絕力耶或問愛恬息而被誅忠莫可為也曰鑿山埋
谷起臨流擊逐不力不足而疑有餘患不足相也或

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呂不韋之盛穿窬
之雄乎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
鶩翰階矣曰虎裁虎裁角而翼者也或曰隱道多端
曰固也聖言聖行不達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
達其時賢者隱也諫言諫行不達其時諫者隱也或
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其為人也柰
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是夷惠之徒歟曰不爽不
惠可否之間也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
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

君子篇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謂中而過外也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牛女驛白時而角其升諸廟子是以君子全德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似之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曰仁之行德矣奚壽之不益也曰德附曰踐或壽曰彼是也君子不要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無之也

孝至篇

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父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子有舍教溫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偽如之何曰假備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踣就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偽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偽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天地之得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一人之得心矣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是孔子之後歟或問群言之長群行之宗曰群言之長德言也群行之宗德行也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

及詩溫溫于其和可知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
雖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經而春秋美召陵盟
也漢德其可謂允懷矣芒芒聖德遠人成慕上也武
義曠瑣兵征四方次也宗夷猾夏蠹迪玉人屈國喪
師惠次也或曰鮑叔比夷被戎統績帶我金犀珠善
策獨不亦享乎曰昔在高文武實為兵主今稱首米
臣稱為比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
龜鼎以西大號以北為夷獸夷郡勞王師漢家不為
也朱虛之能折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裘君人
者務在殷民阜財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歲天地之

化使雜食之民挈也晏也享於鬼神不亦饗乎天道
勞功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饒也勤勞則過於阿衡
漢典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難以本之校
學以教之禮讓以卷之典服以束之復其非刑鏡人
授唐矣夫

文中子卷

王道篇

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液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為而戴乎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欲之國其財必削子曰應者當樂無求貪者當憂不足子曰五行不相滲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為畜



則王者可以作樂矣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
有與予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識其用智哉太
初善發其蘊

天地篇

李伯樂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樂退謂薛收曰吾上
陳應劉下述沈謝劉乘清濁各有端序音若瓊龍而
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
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微存已辯得失故小人
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
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未源是夫子之所病也不答

則有由矣李審問王霸之譽子曰不以天下易一匹
之命李審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
而念禍愛深而願勝神明不與也子在絳程元因薛
收而米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葵倫
一區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子燕居董常寧
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
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吾視
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
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或問王隱子曰述作多而經
制澆其道不足稱也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

寡春秋之失自欲向始也。秦經而任傳九師與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存。韓毛羅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發於古今詩失於齊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或問楊雄張衡子曰古之樞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

李君篇

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頌鶴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善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進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子見牧守廢易曰

窮野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各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解故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柱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謙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猶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惟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流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



捷江總憲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廷
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君子哉思
王也其文深以典秀女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辨道
今之史也權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
也繁以塞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
作而帝制衰矣子嘗負無厭餼食必去生果菜非其
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子曰
婦參而論財美陽之道也君子不入其弊古者男女
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子曰美哉公且之為公
也外不怍天下之譴而私其遂曰必使我子孫相承

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
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
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

周公篇

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
鄉里而爭者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陳
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
善言叔德善聽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
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
九源哉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魯薛收遊於



館陶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願丹之器也徵宿于之
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
子生是三才九疇獨布衣也子曰大風安不忌危其
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患之萌乎子曰詩
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玄長而賢室亂非
老莊之罪也齊政修而梁嗣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
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
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卑不可以適越
冠冕不可以之胡言之道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添
乎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

如獨現錯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異
之以此防民猶有疾擊於道者令捨之曰不便是技
魚於涸竇隸於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
者非其道也謂子於越公曰彼實使公公何重焉越
公使問于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
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

問易篇

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
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
曰察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



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微所問者遠也吾告汝者心也
心近之則文矣吾獨科不二言乎常曰心遠固殊乎
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道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
當而已矣則夫二一也實復問何以息誇訕曰
無辨曰何以止怨曰無事

禮樂篇

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婚禮廢天下無家道矣
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子曰
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筭天下也其得
中道乎故能辨上下定民志天子失禮則諸侯修於
國諸侯失禮則大夫修於家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
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

迷史篇

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
自出也故聖賢 慕焉子曰噫非中國不欲以訓子
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儲
后不順而晉室隳矣此非天也人譎不滅咎矣

魏相篇

子居家不替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
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適也宗周之介子敢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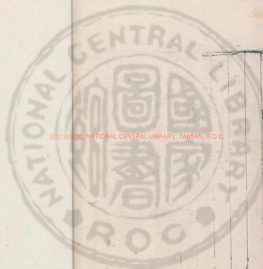
其禮乎文中子曰閉誘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舉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由去媒讒佞速矣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倫妾媵無數教人以亂天不為人怨菴而輟其寒暑君子不為人之醜惡而輟其正宜

立人令篇

收曰敢問三才之蘊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為非止為湯養養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為非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為非止圖首方反之謂也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敢退而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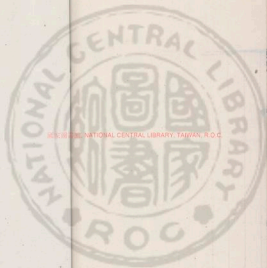
開朝篇

子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福莫大於不聞過舉莫大於不知恥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蒙昧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鈇豕之政噫已秦之罪也文中子曰仲尼之迷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愚夫佞璋楚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薰是莖則有豐年



2025.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SC810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TERNATIONAL CENTRAL BOARD TRAINING R.T.C

